

600个孤儿的母亲(中)

徐锦华与国际灾童教养院



徐锦华

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每一天，都有孤儿流落于街头，在惊惧与饥寒中死去。“宁波帮”竺梅先与夫人徐锦华以青山为墙垣，以绿水为屏风，在奉化开辟了国际灾童教养院，抚养教育600多名孤儿。

深山幽僻，却土匪丛生。教养院的一切都布置得妥当安稳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孩子不见了。

记者 陈也喆 / 文 记者 崔引 / 摄



国际灾童教养院院歌

说服山林土匪

原来，蒋桂珍趁人不注意，从侧门溜走，往山上走去。她已经13岁了，发育得早，胸脯微隆，人也生得干净秀气。

翠竹摇曳，溪水潺潺，山雾如幕，这个上海小姑娘从未见过这样的好山好水。

突然，冒出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。蒋桂珍也不怕：“爷叔，山里面有庵堂吗？”

“什么庵堂？”山民打量她细皮嫩肉、穿戴齐整，“你一定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吧？今天我要发财啦！”

他一把拽住蒋桂珍，拿绳子把她紧紧捆住，拖到一个小凉亭，看到过路的山民就大喊：“喂，你带口信给这位小姐的爹娘，拿现洋来赎，就在这个亭子里，不然把她杀了。”

教养院此时人心惶惶。徐锦华闻讯后，安置好院里的孩子，急忙赶到凉亭。看到一个莽汉手拿一把杀猪的尖刀，腰里别着一把土造手枪。

蒋桂珍看到徐锦华，连忙大喊：“妈呀，救救我！”

徐锦华慢慢靠近莽汉，不怒而威：“这位好汉，你绑我的小姐做啥？”

“我是吃这碗饭的，专抢有铜钱的，给我们穷人过日子。”

“这位小姐是孤儿，日本人把她的父母炸死了，房子也烧了。我们是国际灾童教养院的，为了躲避日本人，到深山冷谷来，他们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。你这好汉劫富济贫，怎么劫到孤儿头上来了？”

莽汉嘴上嘟囔着“鬼才信你”，步子却缓缓挪动，转身想溜。

徐锦华上前，和颜悦色道：“这位好汉慢走，请问大名？家住哪里？”

“哼，你问明白了，好让警察来抓我。”那莽汉还是不肯停下脚步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只想知道，你身强力壮的，为啥要吃这碗饭？”莽汉回过来说：“想种田没

田，想打渔没船，家里有老有小，没有别的活路，只有干这一行。”

“想改行吗？”

“我干这行的时间虽不算长，但提起我沈助友，方圆几十里都知道，是打劫的土匪，谁还会要我？”

“沈先生，你愿意到我这里来吗？到教养院来。”徐锦华目光灼灼，流露出隐隐的期待。

“哼，你是寻我开心吧？”

“不信，你跟我来。有许多事等着你做。”

沈助友半信半疑地跟着徐锦华进了教养院，不禁惊呆了。这深山野岭里，竟然有几百个孩子，穿着清一色的衣服，天真可爱地簇拥着跑来：“徐院长回来了，桂珍姐回来了。”

徐锦华把沈助友带到总务处，支了十元法币，塞到他手中：“这是预支一个月的工钿，以后你就当我们的警卫。”

沈助友眼眶有些潮红：“我回家安顿一下就来。”

他走后，沙松寿忍不住说：“徐院长啊，你怎么能让一个劫匪当警卫？”

“我发现他这人本质不坏，人那一行也是被生活所迫，一时误入歧途，我想收留他，挽救他。”

“我佩服夫人的气魄。可是，你一个妇道人家敢于与他当面对话，就不怕万一……”

徐锦华缓缓取下那件一直挽在手臂中的毛线衫，慢慢展开，沙松寿眼睛一亮：“夫人，原来你带着枪？！”

徐锦华收起手枪：“这是老竺给我的枪，事起仓促，实在没办法，只好豁出去了。”

“竺院长不在，我年纪也大了，全靠你一人独当一面了。”沙松寿感叹道。

徐锦华沉默了半晌，抬起头：“沙老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蒋桂珍会独自一人去深山？”

床头展开的信

皓月当空，山野寂静，教养院的通铺却像戏台，闹哄哄的，孩子们说说笑笑，不肯睡觉。

徐锦华每晚都来巡视，拎了马灯，听到喧闹，她会问：“哪个小因还没睡啊？”

再晚一些，她还会来一次。这一次，孩子们大多熟睡了，微弱的鼾息声此起彼伏。有些孩子睡相差，脚和胳膊露在外面，她便轻轻地把被子掖好；年纪小，容易尿床的孩子，她也会扶起来把尿。

蒋桂珍出走那晚，徐锦华直奔她的铺位。她已经睡着了，呼吸中似乎有隐隐的啜泣声。

马灯挪近，枕头底下露出一截信纸，徐锦华轻轻地抽出信，默念起来：

阿堂叔、阿明哥，你们好：

我现在读初中，同学们像兄弟姐妹，特别是徐院长，她对我真是比爹娘还亲。不过，我还是很难过。我的命真苦，眼看着爹娘被炸死。将来我长大了，该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我只想出家当尼姑……

徐锦华不由自主地把蒋桂珍的头发拢到耳后，发现她的头发黏湿，一脸的泪痕。这时候，蒋桂珍醒了，徐锦华小声问她：“小因，是不是做噩梦了？”

蒋桂珍摇摇头，低声抽泣。徐锦华把她扶起床，走到外面。

“你在上海还有亲戚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那在码头送你的人是谁？”

“是阿堂叔和阿明哥，他们是我的隔壁邻居。你在国语课上教我给亲人写信，我爹娘死了，只好给他们写。”

徐锦华拍拍她的头，扶着她继续躺下。她自己缓步回到住处，反而没心思睡觉了。

第二天，沈助友如约而来，身边还有一个活泼好动的男孩。

“来了啊，”徐锦华看到孩子，自然而然地揽过稚嫩的肩膀，“你的孩子？”

沈助友有些不好意思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8岁了，家里穷，他妈早跑了，我想让他来教养院，让您为难了？”

“这附近的孩子，只要穷苦无依，我们都招收。”

沈助友“噗通”一声双膝跪地：“徐院长，您真是活菩萨。”

徐锦华见状，赶紧扶他起来。

日本人来了

沈助友走后，她找到孙佩钧：“蒋桂珍的事，我想到一个问题。孩子们失去父母，现在有饭吃，有书读，但是心里还是有阴影。”

孙佩钧点点头：“是的，我上次教他们念‘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’，很多孩子都哭了。失去爹娘，是永远的痛。”

“孩子的天性是好动爱玩的，你看灾童比一般孩子都沉默。现在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上课，实在绷得太紧了，应该教他们唱歌。小孙，这个你最在行了。”

孙佩钧虽然已嫁为人妇，却还是小姑娘心性，弹琴唱歌都拿手。她满怀欣喜地在班上教唱歌曲。

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《松花江上》《我们都是神枪手》等歌曲，不但在院内演唱，还组织到附近的村里宣传。

1941年4月20日，日军侵占宁波，三日后进攻奉化。徐锦华忧心忡忡，天天找人打听日本人的行踪，十分担心孩子们的安全。

然而，日本人终究还是打探到教养院，摸进了泰清山。

徐锦华紧急召集全院开会：“一、全院照常上课；二、高年级的女童和女教师暂时都避到山上去；三、我出面对付他们，万一出事，你们也要忍住，把孩子保护好最重要。”

没过多久，沈助友来报信：日军20人左右，其中有一个军官，一个翻译，已经到隔壁的楼畚村了。

“现在按我说的分头准备。张月楼是日本留学生，做我的帮手。”徐锦华命令。

忽然，她又想起了什么。

未完待续

徐锦华如何与日本人周旋，孩子们是否安然无恙？请看明日《600个孤儿的母亲》(下)

特别鸣谢

本文根据焦润坤等人的口述整理，感谢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，特别是王泰栋、方平、楼忠盛、周雅飞等人提供的帮助



国际灾童教养院教职员和全体灾童合影。(摄于1939年12月8日)

(图片由奉化市档案馆提供)